

女舞星

雪米莉著

女舞



女 舞 星

雪米莉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2·济南

鲁新登字第3号

女 舞 星

雪米莉 著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61571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者：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5 印张 187 千字
1992 年 5 月第 1 版 199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0

ISBN 7-5329-0841-0

I·760 定价 4.90 元

内 容 提 要

美丽迷人的亚美混血儿伊芸丝，凭借自己的优美舞姿和绝世容颜，进入澳门舞剧院，并成为闻名东南亚的红舞星。正值此际，伊芸丝忽遭绑架，又巧遇救星，从此，伊芸丝身不由己，陷入一连串扑朔迷离的灾难中：生母为了生存不惜出卖女儿；二十多年杳无音讯的生父忽然重逢；继父心存邪念；继父之子对她情深意切；她痴爱的男友却是疯狂的经济间谍……

伊芸丝在日本东瀛石油公司与美国莱福尔公司；鹏达时装公司与夜巴黎时装公司之间残酷的经济角逐中屡屡造成心灵的重创。

痛苦迷茫中，伊芸丝与男友决裂，又枪杀了出卖自己的母亲，狂舞着奔向大海，警车赶来时，一切已都迟了……

第一章

1

当夕阳那最后一抹金辉划过巍然矗立在澳凼大桥旁的葡京酒店时，澳门，这个被称为东方的蒙地卡罗，又迎来了它令人销魂荡魄、热血骚动，既充满无穷欢乐和痛苦，又轻松愉快和紧张刺激的夜晚。

轻轻的海风伴着淡淡的花香，揉进人们的心扉，温馨迷人的夜生活开始了。

人们或单或双或三五成群，从四面八方来到这最具魅力的地方。葡京酒店，这个流光溢彩，闪着魔幻般霓虹的大字，吸引了无数的达官贵人，名流绅士，三教九流在此如痴如醉，似梦似幻……

从金碧辉煌的大厅款款而潇洒地走出一曼妙婀娜、气质高雅的女郎。她左右环顾，捋捋额前那一绺秀发，沿着友谊马路而去。

街对面，一辆灰色房车不紧不慢地驶过来，紧随其后。

女郎走在前面，汽车稍后紧随，始终保持着一段固定的

距离。

淡雅的丁香花弥漫在友谊马路的林荫中。

女郎似乎并没注意紧随其后的灰色房车，她好像在想着什么心事。

伊芸丝，这个美丽迷人的亚美混血儿，自去年凭借自己超群绝伦的舞姿和美丽，进入由法国人乔治·哈罗德创办的艳舞剧院。一时间她成为人们谈话的中心，她的形象时常出现在港澳和东南亚的电视上。她那盈盈的大眼，小巧的樱唇，柔软而丰腴的丰姿，使不少人不惜任何代价也要一睹她的风采。

她身着一套法国伊·洛夫尔公司的荣誉少年裙，两条修长而又结实的玉腿不紧不慢、极其优美地迈起步子，高耸挺立的胸脯微微颤动，引来无数贪欲的目光。

刚进南湾街，灰色房车幽灵般地停在伊芸丝的前面，从里面钻出了两个黑衣黑裤眼罩黑镜的凶悍汉子。

“呵，靓妹仔，阿哥想你都快发疯了！”

一丝不祥的感觉掠过伊芸丝刚才还显得轻松愉快的心头，她有些后悔没有叫辆的士径直回去，偏要来此散步开心。

她加快了步子。

“哇噻，好漂亮的妹仔，你别走那么快嘛！”

一只粗壮有力的大手抓住了她洁白柔嫩的玉臂。

“你放手呀！”她怒目而视。

只见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吮着黑牙抓住了她。从他那

高高挽起的手臂上，可见两条红绿相间的恶龙纠缠在一起。

“糟了，遇上油腔怪了！”伊芸丝不由紧张害怕起来。

“我的美娇娃，我睇过你八次演出，每睇一次都睇得我火爆，哈哈……”

烂滚龙满口粗话，唾沫四溅。

“你放手呀！放手！不要乱来呀，否则我会告你非礼的。”

“不要这样嘛，我好喜欢你嘞！”

说着，那铁钳似的手一使劲，伊芸丝便倒在他的怀里。

烂滚龙哈哈笑着，边拽边往房车走去。

“救命呀！——”

“碰上你的嘍吧！这里没有人会救你的！”

烂滚龙嘻嘻哈哈地边笑边把伊芸丝往车里挟。刚接近车门，绝望的伊芸丝在烂滚龙那雕有龙纹的臂上猛咬一口。

“噢哟！”烂滚龙一声惨叫，挟着伊芸丝的手不由松了。愤怒的伊芸丝旋即一脚踢在了烂滚龙的下档。烂滚龙象烂布口袋软倒在地上，痛得哇哩大叫。

这一切来得太快，连伊芸丝自己也不明情况。看来，她的防身术学得不好。

她转身欲跑，却一更为粗壮凶悍的大汉扑了过来。

她吓呆了，连忙后退。

“死三八，婊子养的，想不到你还有两下哩！”

凶汉嘿嘿大笑，逼了过来。

“快救我！”伊芸丝尖叫一声，痛苦绝望地闭上眼睛。

“快来！”

伴着一声刺耳的刹车声，一个清亮而富弹性的声音在她耳畔响起。

她睁眼看去，一辆火红色保时捷跑车就停在身旁。那里面坐着一个青年，目光炯炯，街旁的灯光映着他那刚毅的脸。

她顾不得多想，迅即跳上跑车，关上了车门。红色的跑车象一道红色的闪光冲了出去。

凶汉似乎反应了过来，身手敏捷，几个起落已跳上了正在疾驰的跑车。

“他在上面！”伊芸丝焦急地大声道。

那青年车手咬咬牙关，对伊芸丝点点头。跑车似疯了一样，拐过南湾街，窜上了亚马拉圆形公路。

那凶汉趴在车顶上，伸出一只手来抓那车手的头。车手沉着机敏，将车左右晃动，凶汉不得不再次牢牢地抓住车顶。

跑车经过圆彩街，~~径~~竟冲上了澳幽大桥。许多车不得不减速或停车让让这发了疯的保时捷跑车。

刚到大桥中央，一阵刺耳欲聋的刹车声，保时捷停下了，而车顶上那凶汉却被巨大的惯性抛了出去，重重地砸在护栏杆上，旋即象一只断线的风筝飘下了大海。

伊芸丝瘫软在座椅上，香汗已布满了整个额头，晶莹透亮。

那车手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爽朗地笑道：“没事了，看你吓的！”

伊芸丝心头一热，但又紧绷玉颊道：“你是谁？为什么救我？”

“一个热爱而又崇拜你的人！”娓娓的富有弹性的男中音。

“谢谢您救了我！”

“不，该谢您，有您这样一位美神坐我的车，是我的荣耀！”车手俏皮地答道。

“我要回去了，改日再来谢您！”

“小姐，贵宅何处，请允小生一送！”车手又风趣地道。

伊芸丝想了想，莞尔一笑，点点头。

“好，咱们走！”车手兴奋地发动了车。

火红色的赛车闪电般地消失在茫茫夜幕里。

063719

2

南大陆和煦的阳光，从乳白色圆形尖顶建筑物上反射下来，象钻石般耀眼，恰如怀春少女那粼粼波动的眸子一般。

弯月形的泳池清丽洁净，与湛蓝的天空一碧如洗，让人沁心沁脾，悦心悦目。

蘑菇形的太阳伞下，躺着一位洁白丰腴、雍容华贵的妇人。她身着一套法国著名泳装设计师安迪·云比亚的质地昂贵、样式别致的比基尼。

虽然经历了四十五个春夏秋冬的磨砺，但在她身上一点

也看不出岁月流失的痕迹。她深知女人的一生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因此，她每天上午坚持锻炼一小时，每星期作桑拿按摩三次，每天坚持游泳，如果天气好，还要到澳门最富情调的南湾街去散散步，眺望那海空一体的景色，每当此时，她就为自己的渺小和无能而抑郁。

此时，明媚阳光照在她那赤裸而又丰腴的躯体上，反射着油亮亮的光。她瞟了一下平台上的座椅，懒慵地翻了个身。她的面容光滑细腻，没有一丝多余的脂肪。

哪……哪……，她正准备起身，电话铃响了。她又下意识地看了看钟，这个时候会是谁呢？

“喂！谁呀？”

柔软而充满磁性的声音。

“伊兰吗？”

这是她熟悉的声音，也是她期盼而又厌恶的声音。

“我是阿兰，有事？”

她一只手拿着电话，另一只手就弄着自己的秀发。

伊兰是个颇有心计的女人。她花了半生的时间才有了今天这个样子。对此她非常珍惜。她知道自己是个弱者，也许女人天生就是这样，为了生存，只能凭借自己出卖感情，依附于男人。

丁鸿轩是澳门有钱有势的服装商，因此，当他三年前死了老婆后，她就毅然地嫁给了他。

“你立即来一趟！”

一种近似命令的口气。她似乎习惯了这样的口气。

“有什么事嘛？”她嗲声道。

“快，你快来嘛，来了就知道！”

那语气似乎软中带硬。

“老不死的，你不是认识了许多年轻貌美的红粉知己吗？一个电话，她们浪蜂狂蝶般地赶来了……”

伊兰继续发嗲，说话间也流露出一股醋意。

她巡视了自己的别墅，这是丁鸿轩三年前送给她的结婚礼物。桔红色的墙，配上全套乳白色意大利家俱，那么完美协调。

丁鸿轩对这位来自台湾新竹的舞女十分欣赏，她对自己百依百顺，有求必应。虽然他也常常在外面厮混，但每周也要来她这里几次。

“我的宝贝儿子从美国学成归来了。今晚为他举行家庭舞会，帖子都已发出去了。你一定要来，知道吗？”

丁鸿轩不容置否地说完话，放下了电话。

伊兰怔怔地望着碧蓝的池水，拿电话的手久久没有放下。

丁雄回来了？！

作为续弦后母的她，很不愿意与丁鸿轩这唯一的宝贝儿子接触。她害怕与他发生矛盾和冲突，害怕钻进丁家这张复杂的网里，作茧自缚。但她明白自己又必须钻进去，因为她需要丁鸿轩。

她走进了更衣间。

这里装饰十分豪华，四壁镶满了晶莹的水洗镜子，橙红

色的大理石显得典雅华美。她在想该穿什么衣服，既要高贵富丽，又要显得温顺贤慧……这似乎太难了。

她走进浴室用冷水淋遍了结实柔美的肌肤，然后用白色浴巾把全身擦得发热发痛。她那浓密的秀发高高地挽在脑后，这时，她突然想起了她可爱的女儿伊芸丝……

3

座落在鹵仔岛上的丁家房宅，依山傍海极具西班牙风格，和大服装商的身份很相称。仅举行一次家庭舞会，排场也弄得很大，乐队和歌星都是港澳一流，而出席舞会者更是港澳名流。

大客厅中，原来全套豪华富丽的西德“美特丽”纯天然色家俱被移至了一旁，上面放满各式精美的糕点水果美酒。六盏明亮的钻石宫灯，配上锃光瓦亮的漆黑云石地面，把整个大厅映得金壁辉煌。

丁鸿轩身着一套“鹏达”黑色晚礼服，一只玲珑漂亮的领结，衬得人精神奕奕。精心梳整的头发，掩在已呈秃顶的头上，光亮洁净，显得沉稳精明，风度翩翩。

十六岁随父亲从大陆逃难，偷渡到澳门，凭着父亲精湛的手艺和聪明的头脑，苦心创立了一个已具规模的制衣厂，取名“鹏达”。他继承了父亲的聪明才智，也善用心机，在尔虞我诈的激烈竞争中，终于获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如今的“鹏达”已充斥了整个东南亚市场，并在欧洲占了一席之地。

每当他坐在“鹏达”大厦十六层那宽大明亮的办公室里，叼起父亲那只镶花柚木烟斗，吐着缕缕轻烟，惬意地眺望着大海时，总是思绪万千……

今天的家庭舞会，是他特为学成归来的儿子准备的。他父亲一字不识，自己也少有学习，精神的匮乏和物质的富足，强烈的反差，使他不得不下定决心，送儿子去美国哈佛大学上学。儿子很孝顺，五年的学习生活，他成了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

舞会在轻松欢快的《卡门》舞曲中开始了。

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丁家的少爷。略显瘦削的丁雄，身着笔挺的西装，精致的领结和上衣口袋露出一方白色手绢，衬得他容光焕发，神采飞扬，颇受女士们的青睐。

舞曲奏起，是舒缓轻盈的抒情曲，满厅的俊男靓女翩翩起舞，尽力展示自己和舞伴的风采。

觥筹交错，郁香四溢，人们陶醉在这如痴如梦的氛围中。

大厅的一角，伊兰默默地坐着，她那件湖绿色大开领晚礼服，勾勒出丰满迷人的曲线，点漆似的大眼，凝视着丁氏父子。

舞曲进入高潮，舞者尽兴发挥。

丁鸿轩朝她神秘地笑笑，打了一个响榧。他的律师陈先生挟着公文包匆匆地走到他的身边。

“女士们，先生们，我受丁鸿轩先生委托，向大家郑重宣告：凡丁氏产业，包括‘鹏达’公司全部归他的儿子丁雄先

生继承。谢谢。”

大厅里的人怔了一下，旋即又响起热烈掌声。

伊兰呆凝着神采飞扬的丁鸿轩，眼前一阵模糊，她痛苦的闭上了眼睛。

新舞曲又奏响了，有了舞伴的男女舞客纷纷入池。丁雄要了一杯马提尼酒，坐在靠近舞池的立柱阴影里，仔细观察缤纷彩光和浪漫乐曲中的一切。他寻找一个人的影子……

“少爷，你坐了这么久，没跳舞也没喝点什么，我陪你喝一杯，今天你应该高兴。”一个裙裾飘逸、丽色照人的女郎，端一杯酒，温柔道。

丁雄正想喝酒，便微笑道：“谢谢，小姐！”仰头喝去半杯酒。

女郎在他对面坐下，笑容娇艳：“我叫美黛，《时代周刊》记者。”

丁雄立刻感到有股撩动人的女人体香重重袭来。

“少爷！”女郎唇红齿白，轻声曼妙，惴惴道：“我……陪你跳一曲，好吗？”

他望望大厅门口，看看舞池中旋转的舞客，对着女郎点点头。

丁雄身材高挺、舞姿潇洒，在舞池里相当出众。那女记者蓄意逢迎极尽柔情，两人在乐曲中翩翩起舞，大出风头。

“请问丁公子，你所学的专业与继承服装产业有多大的联系？”柔美的女郎，柔美的声音。

“那么小姐认为我的专业与服装产业没有联系吗？”丁

雄不加思索地反问道。

美黛小姐的脸上泛起两朵红云，媚眼微合，轻声道：“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小姐的意思……”

美黛小姐丽容绯红，嫣若彩霞，碧绿的眼睛流彩溢光。

丁雄望着美黛的俊俏脸蛋，想着她的柔目软语，不禁舒心笑道：“小姐，与您共舞，真使人开心！”

恰在此时，一个熟悉的身影从眼前晃过，径直走向了父亲。

“伊芸丝！”

伴着曼妙舒缓的舞曲，迈着娇美修长的双腿，迤逦飘来。她的面孔惊人的妩媚动人，前额舒展，秀美的眉毛衬托着迷人的眼睛。高挺秀丽的鼻子美观大方，嘴巴很大，线条分明，丰润迷人。

没有珠光宝气的服饰，但那质地精美、花样独特的时装，也是地道的巴黎名家的作品。她轻轻地穿过人群，对身份不俗的舞客笑脸相迎。她彬彬有礼，又显得活泼大方典雅高贵。

好似一阵恬淡的茉莉花香，弥漫了整个舞厅，人群中立即有了一阵骚动。

伊兰一直蹙紧的眉毛舒展了，她的目光随着伊芸丝缓缓地移动，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从嘴角泛起，她的嘴唇在蠕动着。

丁雄推开了女记者，向这边急速奔来。

伊芸丝来到丁鸿轩面前，轻启朱唇，娓娓道：“丁伯，恕小女来迟一步！”

丁鸿轩看了看面前清纯秀丽的伊芸丝，拍着她肩膀，笑道：“乖女，你能来，我就很高兴啦！”

丁雄气喘嘘嘘地奔了过来。

“你好，大哥！”

“你好，伊妹！”

“祝贺你学成归来！本来该到机场接你，只是……公司的事太多，走不开。现在我又来迟了，真不好意思！”

伊芸丝歉然地笑道。

“别这样说嘛，我们不是一家人吗？在美国时，许多电视台都对你作过专题报道。我很钦佩你对艺术的奉献精神。”

“哦，对了，最近挺忙吗？改天陪大哥去玩玩？”

丁雄朗朗问道。

伊芸丝嫣然一笑。

伊兰悄然而来，手中端了杯七色鸡尾酒。

“来！为我们团聚，干杯——”

“好！为我们团圆，干杯——”

丁雄有礼地朗声道。

丁鸿轩也举起了杯，同时厌恶地瞟了伊兰一眼。

伊兰慌忙地把视线移向伊芸丝。

“祝你今晚玩得开心点！”伊芸丝柔声曼语地说着，举起了杯，却见丁雄正呆呆地凝视着自己。伊芸丝羞怯地低下

了头。

4

静谧的夜晚，淡淡的月光透过圆形拱窗，散漫在温馨的夜色中。

丁鸿轩躺在柔软舒适的沙发上，疲倦地闭上眼睛。

色彩缤纷，轻歌曼舞依然在他眼前晃动，使他久久兴奋不已。最使他感到惬意的是了却了他一桩心事。

当律师陈先生向众人宣布将丁氏产业全部传给丁雄时，他得意地看着伊兰那黯然的花容。尽管她对他总是百依百顺，可他明白，伊兰是个看似清纯秀雅，实是充满邪念的婊子。这个放荡的女人就象母山豹，要把打她主意的人榨干……

“大令，怎么啦？灯也不开。”

一声令人酥软的声音，把他拉回了现实。

卧室敞开着，伊兰迤然地飘了进来，恬淡舒适的别墅静卧在温柔的夜色里，朦胧的光影带着朦胧的情意。丁鸿轩却似有不屑地道：“没想到吧？我的家产全部归了阿雄，你的希望落空了。哈哈……你可别生气哟，那样会变老的，哈哈……”

一滴清泪从她的美目中溢出。

她想起了女儿伊芸丝，还有那风流倜傥的丁雄……

此刻的丁雄身着柔织宽幅睡袍，叼着美国‘金徽’，抱着双手静静地伫立在落地窗前。

蓝色的月辉，蓝色的夜。